

**坚决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  
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  
一切反革命分子**

**(續 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坚决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  
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  
一切反革命分子  
(續 輯)**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252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8 字數 68,000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3,001—13,000

定價 (2) 二角三分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背叛祖國、破壞政府法令、

禁止教徒愛國的部分反動証件……………(1)

偽善者的真面目……………屠培林(9)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主持的“避靜”真相……………葛力夫(17)

從剝削農民的龔品梅地主家庭來看龔品梅為何反革命? ……(21)

龔品梅在我們學校裏所幹的

反革命勾當……………上海市江寧中學 全體教職員工(27)

張希斌給反革命首惡龔品梅的密信……………(29)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私刑拷打愛國教徒並劫持和毆辱

里弄幹部……………上海市大通路培德里全體里弄幹部(34)

我要揭露沈潤卿、張維屏的反革命罪行……………東昌區教友 許逢春(40)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破壞土改、破壞互助合作運動的

罪行……………洋涇區張家樓 張增祿(43)

我愛天主教，我也愛祖國……蓬萊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陳夏珍(45)  
新音育堂 副堂長

是誰在摧殘一門三代的心靈?……………聖母院院長 林曉明(48)

逮捕了反革命分子龔品梅好像搬去了壓在我心上的

大石頭……………聖母院育嬰堂總務股主任 潘雪芳(49)

壓在女教徒身上的大石頭

搬掉了……………上海市民主婦聯執委、天主教徒 袁蘊常(52)

我要揭發，被陷害的修女

不只是舒海雲……………廣慈醫院護士 李月華(53)

是他們把我姑母當做瘋人關了十年……………安當醫院工人 陸 麟(55)

第一殘老院老人們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罪行……………阿 章(59)

老年教徒的憤怒……………第一殘老院六十歲老人 徐寶山(63)

天主教的愛國青年！積極投入

鬥爭中來！……………上海市民主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 陳尚修(64)

我跳出了反革命泥坑……………上海第二醫學院學生 王守遠(66)

我痛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毒害了

我兩個兒子……………嵩山區教友 熊秉辰(69)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毒害了我們家中

四個青年……………盧灣區 胡鏡水 董瑞娟(72)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

怎樣毒害了我……………華山路小學六年級學生 王春斗(73)

我參加了少先隊，反革命分子就來打擊我！……………瞿懷仁(76)

只有清除教內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享受真正的

宗教自由……………上海市新開路第一小學教師 蘇慧珍(77)

我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復旦中學初中本屆畢業生 潘書靈(79)

不能容忍我姪子的反革命活動……………存德小學 潘克球(80)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法利賽人”的

教徒……………天主教南京教區代總主教 李維光(82)

為純潔聖教會，把龔品梅等法利賽教徒

清除出教會去……………濟南教區副主教 董文隆(85)

我們廣大神父教友熱愛祖國……………四川重慶教區代理主教 石明亮(87)

愛國的天主教徒，積極投入

鬥爭中來……………天主教南京教區 無錫總鐸區總司鐸 康思誠(88)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在江西的

罪惡活動……………南昌天主堂本堂神父 孫耀漢(90)

堅持愛國愛教立場，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

的敗類……………天主教南京教區石鼓路本堂 楊鄰德(92)

揭發龔品梅指使我破壞反帝愛國運動的

罪行……………天主教南京教區丹陽花家渡本堂神甫 崔學孟(95)

龔品梅是反帝愛國運動的

死敵……………天主教南京教區常州市本堂神甫 李玉符(97)

##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背叛祖國、破壞政府 政策法令、禁止教徒愛國的部分反動証件

“解放日報”編者按：自本報公布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三批材料以後，激起了各界人民和廣大愛國天主教徒及神職人員對這一夥背叛祖國、喪盡天良的反革命黑幫的無比憤怒，一致擁護政府的正確措施，紛紛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滔天罪行。但是，仍然還有一小部分受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毒害較深的人，認為報紙上揭發的材料，絕大部分是個人的揭發，認為罪証不足。這種看法當然是很錯誤的。本報今日特發表本市公安局從洋涇浜天主堂主教府龔品梅的住所搜獲的部分反動罪証。

從這些罪惡証件中，可以看到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如何披着宗教外衣，公然違反國家神聖的憲法，對抗全國六億人民所衷心擁護的人民政府，破壞政府的政策法令，並且蠻橫無理地禁止教徒和神職人員盡公民應盡的愛國天職，禁止他們參加政府召開的會議；更露骨的，他們竟敢於公然破壞為保衛祖國安全 and 社會主義建設而進行的參軍運動，反對保衛世界和平。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這些“命令”、“信件”、“備忘錄”中的許多話，和美國主義與蔣介石賣國集團的口吻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這些罪証，已無可置辯地顯露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極端仇視祖國、仇視政府、仇視人民、仇視一切正義行動的猙獰醜惡面目。他們已完全喪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起碼條件，而成為國家的叛徒，人民的死敵。所有愛國和愛教的天主教徒和神職人

員，應和廣大人民在一起，從下列罪証中取得教訓，提高覺悟，劃清敵我界限，站穩愛國立場，揭穿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披着宗教外衣進行欺騙威脅、挑撥離間的陰謀詭計，拒絕執行一切在宗教掩蓋下的反革命命令，為徹底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和肅清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 一、抗拒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取締 反動組織“聖母軍”的命令

龔品梅致教務協進會趙玉明（是加拿大籍，擔任過反動組織“聖母軍”上海分會指導司鐸，曾大量散發反動書刊，破壞參加軍事幹部學校運動等，政府明令取締“聖母軍”後，數次召集會議，抗拒登記，銷毀罪証，一九五一年十月，為我公安機關逮捕，後被驅逐出境。）信（一）（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

……現在常常有人來問我聖母軍人員應不應該去登記。

……今天聖母軍已遭到攻擊，我的態度仍然不變，……我只有祝福他們，為他們祈禱，鼓勵他們的戰鬥。當然聖母軍能站在鬥爭的最前綫，也許不久要有致命聖人（原是指為教會而犧牲的人。在這裏，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用這種挑撥宗教感情的話來鼓勵教徒為帝國主義賣命。）是很光榮的。

龔品梅致教務協進會趙玉明信（二）（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

……我誠心感謝你的信，這證明你完全了解我的意見，我想再向你表示我對領導聖母軍人員完全信任，在這困難情況下，他們作出的決定，必定是很明智。

此外，你可轉告聖母軍人員們，我決定在他們的考驗中爲他們祈禱，求主光照他們，賜他們以愈下去愈需要的勇氣。

“解放日報”編者按：“聖母軍”是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爲掩護的反革命組織，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爲了保障人民利益，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明令取締。從上述証件中可以看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不僅違抗政府法令，而且瘋狂地鼓勵“聖母軍”人員繼續“戰鬥”，“站在鬥爭最前綫”與政府對抗。

## 二、阻止和破壞教徒青年參加解放軍保衛祖國

“(一)參加共產黨的軍隊本身並不等於參加共產黨，不過就其後果而言却等於：甲、參加了共產黨的活動及其擴張。乙、消極參加了參軍者所必須參加的學習。

(二)就這兩點而言‘自願參軍者’即犯了錯誤，自願參軍並不和參加共產黨一樣本身即應受絕罰，但却構成犯罪的機會，此點，單以保衛國家爲藉口而從事一種不正義的戰爭是說不過去的。

(三)被迫參軍者不必冒生命危險或其他重大損害要求退役，他這樣參加共產黨的活動是可以獲得諒解的，不过他應該站穩立場，決不應裝做擁護唯物主義的樣子，更不應轉教別人，要記住裝作擁護就構成了嚴格禁止的正式合作。

(四)由於無知而參軍者，如果他沒有必要的精神力量堅持信仰，抗拒脅迫，那末心裏就該積極設法退役。如果他可以保持信仰自由，能夠不做一切禁止的裝作擁護的樣子，則不必

要求退役。

(五) (略)

(六) (略)”

“解放日報”編者按：任何國家的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天主教會是宗教團體，絕不應干涉教徒服兵役。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竟敢違抗政府法令，下令阻止和破壞教徒參軍。任何人也不能說破壞服兵役是正當的宗教活動而不是反革命破壞活動。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在上述文件中，充分流露了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刻骨仇恨，他們竟敢說青年教徒“自願參軍者即犯了錯誤”。他們叫已參軍的青年教徒要“站穩立場”，即站穩反革命立場，對於那些不堅決反革命的青年，也就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所謂“沒有必要的精神力量堅持信仰”者，就要他們設法離開部隊。龔品梅把教徒的愛國行動說成是犯罪，把偉大的抗美援朝鬥爭竟說成是“不正義的戰爭”。從這一証件中不是清楚地顯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那副充當美帝國主義者的忠實的走狗，幹着禍國殃民的罪惡勾當的真面目嗎？

### 三、誣毀中蘇友協與和平運動並禁止教徒參加

“關於參加中蘇友好協會的備忘錄

#### 一、運動的表面：

運動的宗旨是為促進和平和對俄國給予中國的援助表示特別感謝，顯然並未涉及宗教而是純政治性的以及為全體人民所熱烈盼望的世界和平的事情。

#### 二、運動的實質：

作為當前運動宗旨的蘇聯和平則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和一

切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恨，使俄國衛星國家統治全世界，因此，參加中蘇友好協會即等於擁護蘇聯和平政策和整個共產黨的政策。

### 三、運動的後果：

共產黨利用呼籲和平來欺騙老實人，擴張它的活動，中蘇友好協會也就是擁護共產黨的一種宣傳手段，儘管協會的章程顯然並無一條直接涉及宗教。

### 四、道義的裁判：

正式的參加當然是嚴禁的。因為這是一種擁護共產黨的活動，所以是嚴重錯誤的。非正式的參加（即思想上不擁護它的政策，並有意逃避一切對它可能有利的活動），即一種形式上的合作，本身並不是壞事。然而，因為它帶有起壞表樣（即榜樣）的作用，並且有危險性，所以也應該禁止。”

**“解放日報”編者按：**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對世界和平運動的污蔑腔調，讀起來與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的腔調是多麼相像。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們一方面在嚷着“聖母在南朝鮮顯聖，美軍一定勝利”，“盼望美國原子彈投到中國和蘇聯去”，同時又積極破壞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為帝國主義的戰爭叫囂服務。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國家的獨立是十分仇恨的，它們天天夢想把中國再度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它們對中蘇兩個偉大兄弟國家的合作和友好，自然更是憎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正是在執行帝國主義的命令，利用宗教來煽動教徒仇恨中國共產黨，仇恨中蘇兩大國友好合作，阻止教徒參加中蘇友好協會。

#### 四、破壞反帝愛國運動

##### (一)龔品梅告教友書：

“現在的所謂‘反帝愛國運動’，經我們仔細研究後，特聲明：其與‘三自運動’是同一性質，因此，是裂教的。

因此，凡是簽名參加反帝愛國運動者，應受絕罰，因而身敗名裂……。”

“解放日報”編者按：反帝愛國是中國人民光榮的責任。對一個教徒來說，愛國與愛教本來也並無矛盾。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以宗教為外衣，以“絕罰”為威脅，來禁止天主教徒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帝國主義走狗的真面目。愛國的天主教徒和神職人員一定能認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本質，粉碎其反革命破壞陰謀。

##### (二)另一文件

“……

神甫和主教如果在政府法庭被控而‘確實有罪’時，其他神甫……應否承認他是‘有罪的’？

……在現在迫害教會的‘帝國主義運動’的情況下，神甫們應該拒絕他是‘有罪的’。

……政府法庭往往就是控訴人或原告人，所以很難証明是公道的……因此神甫們應該說我不知道他的罪。因為刑事犯人供詞終是沒有正確的，因為在別人說還不知道他的罪行時，被告還是無辜者。法庭外都知道的罪行，主教、神甫、修士……等應該否認知道這種罪行。因為這種法庭完全是‘帝國

主義運動’，在這裏是沒有真理的。”

“解放日報”編者按：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竟狂妄到對“確實有罪”的神甫也要否認他們有罪，這是最露骨的反抗政府的表現。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這裏爲了自圓其說，竟誣衊“政府法庭很難證明是公道的”，並把中國人民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誣衊爲“帝國主義運動”。從這裏根本嗅不到一點中國人的氣味！

### (三)關於幾個具體問題的備忘錄

#### “一、關於政府召集的討論宗教事務的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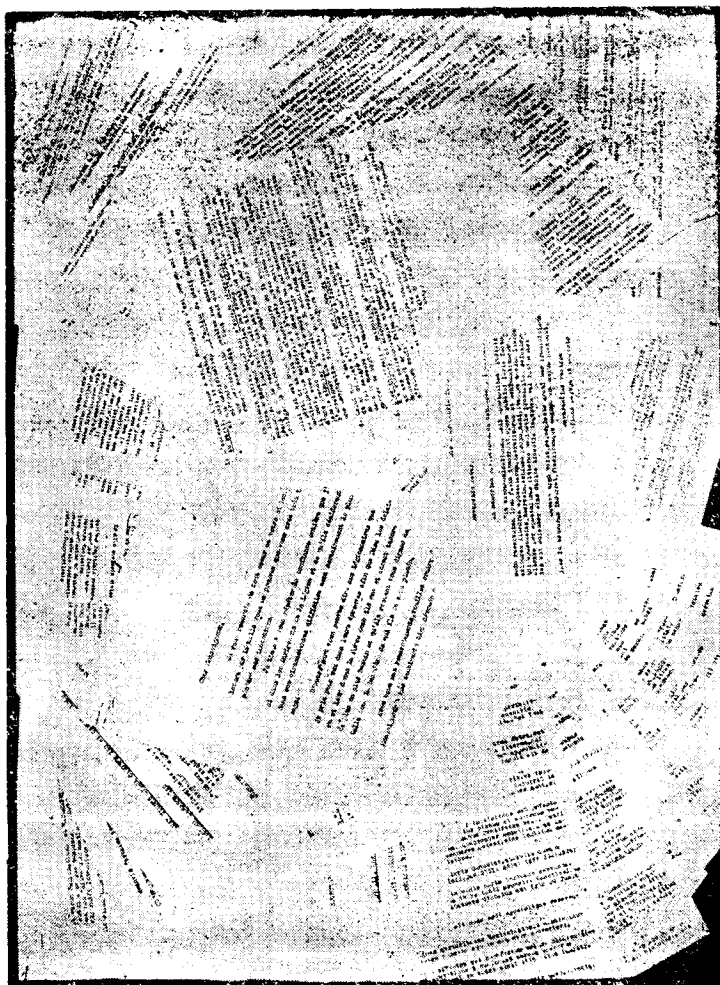
……絕對禁止天主教神甫和教徒參加全是教徒或者同非天主教徒一起討論宗教事務的會議。(一)禁止神甫和教徒們參加政府召集的全是天主教徒的會議，不管它是否說明爲討論宗教事務，因爲經驗證明若召集的全是天主教徒，那在會議上必然討論宗教事務。(二)禁止神甫和教徒參加政府召集的天主教徒同非天主教徒一起討論宗教事務的會議。

#### 二、關於政府組織的‘集體學習’：

這個由政府單爲神甫和教友組織的‘集體學習’，名義上固然是只談政治，而經驗證明，這種學習終要涉及宗教……因此這種學習是跟上述的會議同樣性質的，因此……禁止參加‘學習’。”

“解放日報”編者按：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以“討論宗教事務”、“終要涉及宗教”爲幌子來達到禁止神甫和教徒盡公民應盡的愛國守法的職責。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这是本市公安局最近从洋涇滨堂「主教府」龔品稱住处，搜獲的部分反動罪証。这些反革命文件都是用法文或拉丁文寫的。（畢品富攝）

## 偽善者的真面目

屠培林

拿宗教外衣偽裝起來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很善於裝腔作勢，他們想藉此蒙蔽人民政府，欺騙教徒羣衆，達到他們罪惡的反革命目的。可是人民的眼睛雪亮，廣大教徒的愛國主義覺悟也在不斷提高，謊言終被識破，一切西洋鏡到底要拆穿。剝去了那件宗教外衣，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真面目現在已經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家面前了。

### 所謂“不問政治”

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口口聲聲說他們“祇辦宗教，不問政治”，而且從來就是“超政治”、“超國家”的。開始實行糧食計劃供應時，洋涇區人民政府為了照顧教會製造“聖體”所需的麵粉，特地通知天主堂派人出席會議，進行商量，以便了解具體情況後可以申請辦理供應。但是這個堂在龔品梅的統一指揮下，竟然回信說：“神職人員革於教律，不能參加政治會議”。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處致函龔品梅，邀請他商談關於參加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問題，龔品梅不但公然拒絕，在覆信中甚至囂張地說什麼“去年四月初曾電知鈞處：‘凡不與教會有關事務，本人概不置喙’……想諸公當能記憶也。”

的確，上海人民並不健忘。過去上海天主教堂掛法國旗和慶祝法國國慶日，是眾所週知的事情。在日本法西斯侵佔上海時期，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公然利用洋涇浜堂舉行“日華陣亡將士追悼彌撒”，參加的不但有漢奸，還有日本情報機關的特務。國民黨統治時期，上海天主教會裏很多人對蔣介石非常擁護，對政治也非常關心。一九四六年，正是國民黨發動內戰、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的時候，全國人民都恨透了賣國賊蔣介石，而當時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惠濟良在告教友書中，却稱頌蔣匪是“天主賜給中國的‘天才’”，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在伯多祿堂等處舉行彌撒為蔣匪慶壽，還拍發電文祝賀。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一本教會小冊子中，居然同蔣匪一唱一和，把當時人民生活的貧困、社會動盪不安和道德的墮落全部都推說是共產黨所造成的，要教徒“懇求耶穌聖心賞賜早日消滅共產黨”。一九四七年，國民黨一手製造了假民主的偽選舉，惠濟良又叫教徒都出來投票，不但有神甫參加偽參議員的競選，有人還号召家庭婦女要特別關心選舉，否則就不是好教友。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不但這樣積極關心着國民黨的偽選舉，甚至还假洋涇浜堂為意大利的選舉而祈禱。不僅如此，他們還利用上海各堂口為偽國大舉行慶祝彌撒，假新普育堂舉行慶祝偽憲法的大彌撒。

可是解放後，由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把持的上海天主教會忽然聲稱“不問政治”了。當全國人民一致熱烈討論保障人民自己幸福生活的憲法草案時，龔品梅忽然“概不置喙”了。解放前，龔品梅曾經寫文章高呼過“法蘭西萬歲”，解放後他却阻止

教徒連自己的祖國——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准愛。當全國人民都为斯大林同志逝世而沉痛悲悼、停止一切娛樂活動時，龔品梅却趕去帝王堂參加美國間諜斐有文故意召開的宴会。廣大教徒在解放後積極參加人民自己的愛國活動，龔品梅却認為这都是“犯罪”行為，說他們是“坏教友”、“坏神長”和“立坏表样”，以“停止神功”、“不給領聖体”和“絕罰”等來逼迫他們“悔过”！

為什麼从前那样，解放後又这样了呢？現在一剝去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那件宗教外衣，就看清了！原來他們並不是“不問政治”，而恰恰是最熱心和最積極從事於反对中國人民的反革命政治！他們所以万分仇視和反对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因为他們効忠於帝國主義和蔣匪幫！不講其他，單說一件事：一九五三年國慶節時，榆林區的天主教徒在和平之后堂掛起五星紅旗，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竟指使人非拿下不可，不准他們在教堂裏掛國旗。可是幾年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逮捕隱藏在天主教會裏的帝國主義間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時，有時除了搜查出武器、彈藥和收發報机等東西外，還常常發現他們保存有很多蔣匪党旗、甚至美國國旗，單單在徐家匯耶穌會神學院一個地方，就曾查出二十七面國民黨旗幟。龔品梅他們關心的是那一種政治，他們所期待和翹望的又是什麼，就从這一件事來看，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 “經濟困難”真相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把持着的上海天主教會，在解放後忽

然顯得十分“貧窮”的樣子，他們藉口“經濟困難”，積欠了人民政府大量房地產稅。當政府要了解他們存在的具體困難，一起商談研究解決辦法時，他們卻又置之不理。一九五四年二月間，本市稅務局黃浦區分局工作人員車壽安前去催繳稅款時，剛跨進洋涇浜天主堂堂門，便被他們橫暴地推出來，把門關上，還狠狠地說：“不許你進來！”上海天主堂出租的房屋分佈於全市二十一個區，一共有好幾千幢。這些房屋因年久失修，大半已列入危險房屋之列，有的岌岌可危，隨時可能倒塌下來，住在裏面的居民們惶惶不安，夜不成眠，曾一再派代表要求業主加以修理。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只管收房租，不管萬千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他們對稅務局講，因為要修房屋，所以付不出稅；而對房客講時，卻又說因為要付政府的稅款，所以沒有錢修理危險房屋。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賬房”沈增禮還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氣說：“經濟困難啊，教堂裏現在沒有錢……。”

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真的是“經濟困難”嗎？請看：

龔品梅的“顧問”兼“主教府財務委員會主任”——也就是“費特情報社上海中心站”的負責人、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才爾孟，為了刺探我國國家機密，曾經先後以舊幣五百萬元收買我黃浦公安分局的一個外事警察。

龍華區七寶鎮劉君亮等兩個惡霸地主在土地改革後被分了田，龔品梅深表“同情”，立即派他的骨幹分子傅鶴洲送去舊幣三百萬元。後來因為劉君亮在七寶鎮製造擾亂“有功”，龔品梅又獎勵了他一筆錢。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破獲的美國政府間諜組織“第四十四海外觀測隊”案，主犯雷德蒙供述他曾經得到上海耶穌會“神甫”接濟他活動經費。

抗日戰爭時期在河北“冀南剿共民軍”中積極為日本特務木村搜集我軍事、政治、經濟情報的反革命分子范百祿，解放後潛逃在南京組織反動“聖母軍”，繼續進行破壞活動。一九五四年一月，范百祿來上海向龔品梅彙報工作，龔品梅發給這個反革命分子舊幣一百三十萬元，鼓勵他回南京後繼續擴展活動。

龔品梅給上海“公青”的活動費用更是巨大。他表示過：“如果需要任何數量的公青活動費，願意隨時撥付”。有一次為了大規模組織“公青”避靜，進行反動思想訓練，上海天主教會的幕後指使人、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格壽平慷慨地撥付了鉅額經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龔品梅親自在帝王堂依納爵廳主持全市大專學校“公青”分子的聖誕大聯歡，不但招待幾百個“公青”分子吃茶點，還贈送每人一件“主教禮物”，有絨綫、棉毛衫、絲襪、手套、日用品等各種各樣東西。平時逢年過節，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更是經常以現款或買糖果、衣料、火腿、烟酒、年糕甚至兒童玩具等大批東西送給反革命分子家屬和被學校開除的“公青”分子，以示“慰勞”和作為“表彰”之意。

.....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有錢派遣反革命分子去進行各種破壞活動，有錢支持“公青”分子去反對人民政府，而遠在國外的帝國主義分子也源源不斷地在以“彌撒金”名義暗中寄錢來支持